



水帘洞奇

陈水清

——

羊肠奇石路，
一壑瀑飞流。
鸟歌花斗艳，
蛟龙锁上游。

二

翠绿朱陵画意浓，
坝拦深壑自从容。
清流飞泄三千尺，
作势蛟龙破万重。

雁过留声的常宁古地名

崔建华

漫长的历史长河里，常宁从来就不乏才俊名流、历史人物时常涉足，很多的常宁古地名，就是因为他们而得名，既有记录散见于正史，亦有遗存散布于当世！

常宁地名中最远古的相关历史人物，源于史前神话。譬如今天兰江乡和新河镇交界处的一座名为“盘古岭”的山峰，其名就来自于史前神话人物——盘古。明代《湖广总志》称，“盘古岭，县西十五里，上有盘古庙。”清代《乾隆衡州府志》载，“相传盘古尝登此，绝顶有巨石，平阔可一亩，兀坐其上，万化冥合，悠然与灏气俱下。”

亦有源自三皇五帝时期的地名，譬如今天水口山镇和烟洲镇交界处盟山岭上的“三帝王庙”。这“三帝王”，就指的是黄帝、舜帝、大禹。《雍正常宁县志》载，“黄帝、舜帝南巡，禹治水，皆系舟登此。土人立庙祀之。”同样传闻的还有今天柏坊镇的“憩山”，又称“憩峰”或“禹憩峰”。《雍正常宁志》称，“高三里许，耸拔苍翠，俯瞰湘江，以禹憩得名（有禹石像）。”从这些记录来看，历史上的大禹似乎真的还来过常宁很多地方，而且每到一个地方都要去登山——估计那也是治水需要吧，毕竟登高才能望远、才能更好地观察地形地貌。

憩山的景色优美，清代学者、乾隆年间进士、翰林院侍读学士褚廷璋游历后，就在其诗作《湘中观禹憩山景色俱佳》中赞不绝口，称，“云山鲜妍入春早，日向帘前呈画稿。雨馀湿翠助奇姿，似泼金壶恣挥扫。”

憩山的山腰有“铜鼓塘”，得名于著名的蜀汉丞相诸葛亮。《嘉庆常宁县志》载，“铜鼓塘，县北憩山腰，四时不涸，水腥绿色，鱼亦绿色，诸葛武侯调督三郡时，登憩山，埋铜鼓于此。”诸葛亮孔明到底有没有来过常宁确实存疑，但同时期的张飞担任过耒阳县令，赵子龙曾计取桂阳郡，都是发生在常宁周边的事情，历史确实足以让后人浮想联翩。但巧合之至、令人拍案叫绝的是，铜鼓塘周边盛产铜矿却是不争的事实！

宋代时，常宁人文兴盛，遗存的地名也能一窥端倪。譬如“双蹲石”，就源自南宋时的两位理学大师袁盖卿、

正 茶

黄孝纪

旧时的故乡曾有许多茶叶树。

村人嗜茶，无论男子还是妇女，尤爱喝浓茶，喝热茶，一天几乎不曾间断。除了茶叶树外，一年中用来制茶的还有其他的草木藤花，诸如枫树叶、山苍子籽、金银花、野菊花之类。不过，相比而言，茶叶树上采制的茶叶总是处于正统地位，故而村人将其称作正茶。

村里的茶叶树并不连片成林，它们是零散地分布在一些旱土的边缘。茶叶树成丛生长，枝叶密集，却永远没有油茶树高大。茶叶树也开白花，也结果。不过，它的果实比油茶果要小很多，裂开时，里面通常只有一粒圆黑黑的籽粒。小时候我也曾很是纳闷：怎么这些土边上长着茶叶树呢？

我是很久之后才了解，这些茶叶树是先前各生产队种植的。据说茶叶树容易生长成活，在土里埋上籽粒，就会发芽长出茶叶树来。到了摘茶叶的时候，社员们采摘归集一处，由生产队按各家人口和工分进行分配。茶叶树种在土边，占地少，也不影响作物的轮作，可谓一举两得。只是当我明白这一切，已是田土到户多年，那些茶叶树或砍或挖，渐没了踪影。

童年记忆里，对母亲摘茶制茶印象深刻。我们村庄的隔壁，是西冲村，也是我亲外婆的娘家。那里有一座很大的茶叶山，位于江流之畔，每年农历二月、四月和六月，各摘一次茶叶。头两次归村集体，后一次向全村开放，各家摘了归各家，也叫开山。每到开山的日子，那边的亲戚就会叫我母亲去摘茶叶。母亲提着大竹篮，邀上几个素日相好的邻里同去。这样的烈日天里，母亲有时要连摘两三天，每天提着满满一篮碧绿的茶叶回来。

村中制茶有两种方法，茶叶清洗后或是蒸，或是炒。母亲摘的茶叶多，都是用大锅翻炒杀青。炒过的茶叶，母亲倒在摆放地上的簸箕里，用力反复揉搓，搓得茶叶卷曲起皱，汁水染绿了簸箕底，而后端到烈日下暴晒。一天能晒干透的茶叶最好，墨绿墨绿的，有着浓郁的香气，长久收藏不坏。

我的家里有一只茶叶篓，挂在灶屋的木梁铁钩上，烟熏火燎，已然乌黑。篓里的茶叶总是满了又空，空了又装满。每次泡茶时，母亲都要洗涮一番她的那一把做工精湛的铜茶壶，倒掉陈茶，取了茶叶篓下来，揭开篓盖，抓一

王居仁。据传，袁、王二人师从与朱熹和吕祖谦齐名、“东南三贤”之一的张栻。二人在求学时代，每日都相约在宜水边上读书，后来均进士及第并成为一代名士。而江边山腰有两块石头，因为恰好形似二人蹲着看书的身影，故而得名“双蹲石”。后人为了纪念他们曾在此艰苦求学，便将当地的书院命名为“双蹲书院”，文脉传承上千年，清代同治年间安徽巡抚唐训方也曾担任过多年的双蹲书院山长。其《从征图记》中有一章《双蹲投笔》就专门提及了双蹲石，称，“双蹲山，矗障东南，两石突兀若蹲踞然。讲室构其麓，蔚然深秀，时袁梦锡、王习隐（注：袁梦锡即袁盖卿、王习隐即王居仁）二先生读书处也……”

明代以后，各类存世史书渐多，记录自然更加翔实，所以有关名人留下的地名亦更多。譬如县南六十里回龙庙的“湛公源”（今庙前镇与弥泉林场交界处），就得名于学问与王阳明齐名的湛若水（二人学说并称“王湛之学”）。湛若水，明代著名学者，官至翰林院编修和吏部、礼部、兵部尚书，在常宁留有不少印迹。《同治常宁志》对湛公源的记载是，“在县南，明嘉靖间，湛若水返，自南岳道经此，偶憩水源。土人敬其德，因称湛公源。”

另一处叫“马迹石”的地名则与明代状元罗洪先有关。罗洪先不仅是个状元，还是个地理学家，尤其精于绘制地图，官至翰林院编修。《雍正常宁志》记载，“马迹石，县西龙王寺前，长阔数丈。明罗洪先骑马经此留迹焉，寺中求常住心，额亦罗遗笔。”说明罗洪先不但曾骑马途经龙王寺，而且还应僧人要求题写了寺名，寺前的石坪也因他停马止步而得名“马迹石”。清代雍正时期，邑中名士吴山斗就写有《马迹石》一诗，意境颇为仙风道骨：“古寺留仙客，钟声蹙马蹄。迹随清浪碧，人去白云迷。扫石苔盈埽，寻香蝶满陂。殷勤题赠意，仔细认端倪。”

这些遗存的常宁古地名，透露着远古的文明密码，深蕴着常宁的厚重人文历史，确实值得今天的人们去探索、去回味！

把茶叶放进壶里，而后一勺一勺舀了柴灶鼎罐里正噗噗沸腾的热水将铜壶灌满，盖上壶盖子。母亲嗜茶，就如同父亲嗜酒。早上起床后，母亲必定会泡一壶新鲜的热茶，然后全家同喝。喝了热茶的母亲，精神焕发，做事有劲。要是哪些天，她连热茶都不爱喝了，定然是病了。病了母亲也不吃药打针，或者自己在手脚后颈扯痧，或者叫我们拿一只碗给她后背刮痧。强撑几天后，母亲的神情渐渐恢复如常，热茶又喝得呼噜响，是我最爱听的声音。

在村里，很多人喝茶喝得特别浓，用一只熏得辨不出原来面目的大口杯熬茶，茶叶占了半杯子，茶汤浓得如墨汁。我也曾喝过这样的热茶，味道苦得很。

好茶的村人，也十分好客。一家人正在喝茶，若有村邻来，必定起身让座，添碗筛茶，相邀同喝。来了远客，泡一壶新鲜热茶，炒些花生豆子，煨几块烫皮，先行招待，说些客套家常，再备办酒菜，倾力倾情。逢年过节，近邻来了客人，相互间也常邀请来喝茶，摆上丰盛的土产和糖饼，情义殷勤。

村中还有送茶的礼俗。旧日乡谚说：“起屋造船，昼夜不眠。”在乡村，建一栋房子，是一辈子的大事情，从筹划，到打砖，烧窑，买树，兴建，劳心劳力，倾尽一家的积蓄，十分不易。当一户人家在夏日里打砖做瓦，或秋日里烧窑，或冬日里建房之时，就常有村邻的主妇专门泡了热茶，备办了佐茶的糕点包子米粑之类的东西，连同碗筷一担挑了去，送至现场，热情邀请做工的一众人等来喝茶。主人家也是感激连连，乡里乡亲，更添了一份情谊。

便是过路之人，若是口渴了，随便走进路边的人家讨碗茶喝，也是寻常之举。主人如在家，必定笑脸相迎，端碗倒茶，嘘寒问暖。喝过茶的人，道一声谢，继续赶路。那时村人外出干活少有锁门，若家中无人，路人推门进去，自斟自喝也是无妨，离开时将门略关上即可。于今想来，恍若隔世矣！

正茶在乡间也是神圣之物。盐、茶、米三者各少许一混合，就成了能辟邪保平安的盐茶米。旧时娶亲嫁女，女子出娘家，进夫家，要往其头上打盐茶米；老人去世出柩，盐茶米打棺材上；小儿心神不安，包上一小包盐茶米放于枕头下睡。正茶守护着一方村人在大地上繁衍生息。